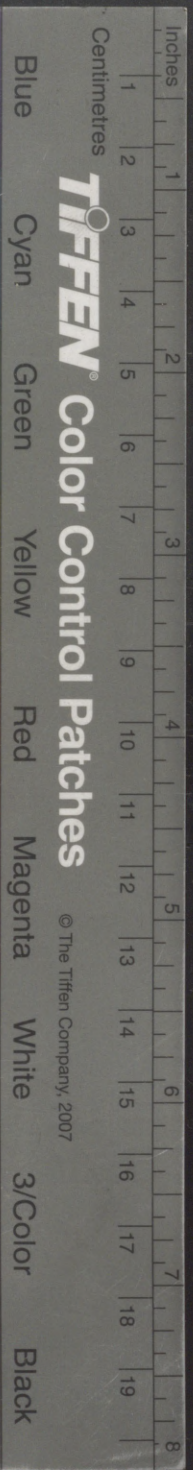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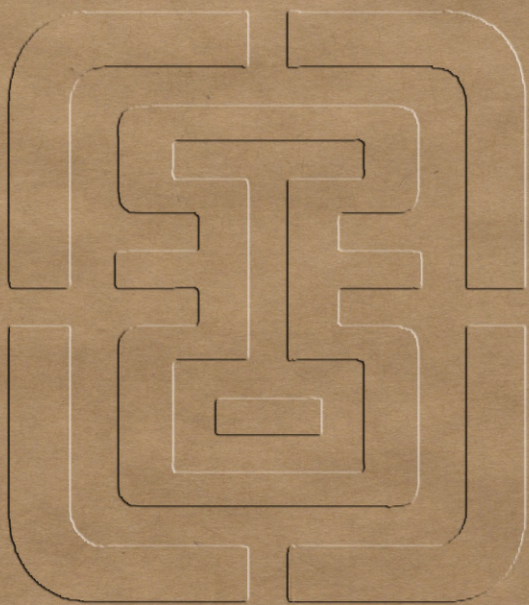




14814-1-12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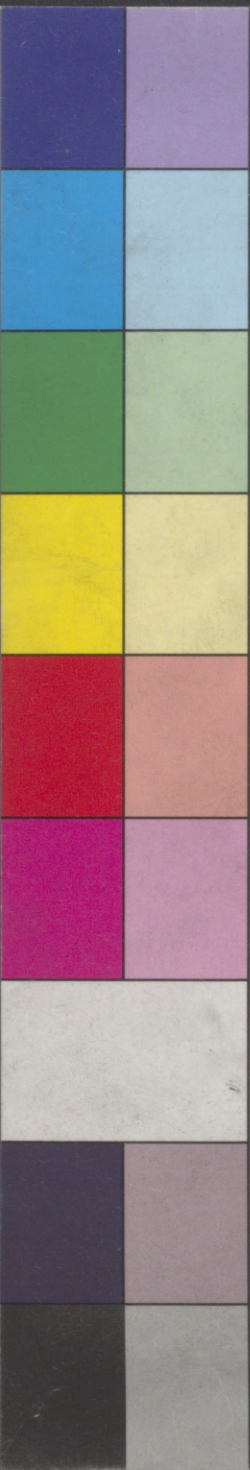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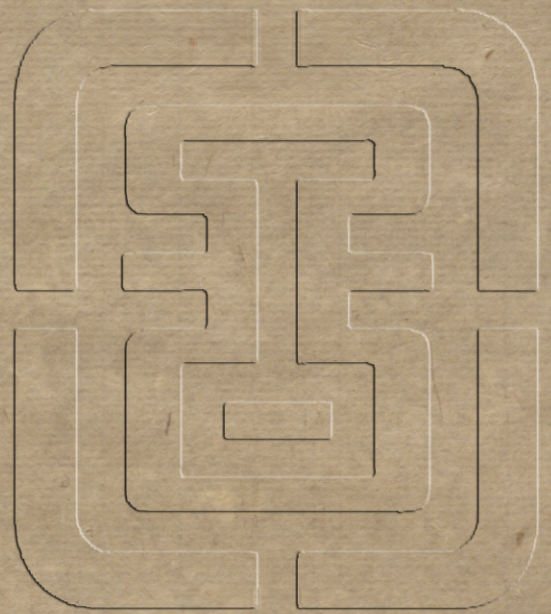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四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國風四

王風

黍離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

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詩攷引

案陳思王用韓詩

後漢書鄧暉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繼芥放

逐孝子補

喬樞謹案後漢書本傳言惲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麻數  
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后廢太子意不自  
安故惲說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許聽  
惲再遷長沙太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韓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辟君注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

已兄不得憂憊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

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韓詩外傳入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  
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

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  
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  
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  
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  
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  
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  
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  
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  
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  
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  
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

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  
 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歛彼晨風鬱彼北  
 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  
 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  
 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  
 喬樅謹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舊脫今據文選四子講德論  
 註引外傳文補之蒼唐漢書古今人表上之下作倉堂倉蒼  
 古通堂與唐以同音假借左氏定五年傳堂谿氏後漢書延  
 篤傳作唐溪是其證也

玉篇心部搖憂也詩曰憂心搖搖補

眾經音義二詩云憂心搖搖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中心搖搖玉篇及眾經音義所引與毛氏  
 文異蓋皆據韓詩之文

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

後漢書劉寬對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補

喬樅謹案李賢注引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

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算麻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而范書

劉寬傳皆略而不載疏矣

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補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

韓詩曰佶至也

文釋

喬樅謹案毛傳佶會也韓詩訓佶為至蓋以為括之通假毛傳於下文羊牛來括訓括為至於小雅車牽德音來括訓括為會釋文云括本亦作佶此括佶通用之驗又廣雅釋詁括會至也是會亦有至義王氏廣雅疏證曰詩曷其有佶韓云佶至也毛云佶會也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佶其義一也佶括會古聲義並同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辭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

文選三十四枚乘七發注後漢書杜篤傳注

案此互見小雅鼓鐘篇

喬樅謹案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暢達也杜篤論都賦粳稻陶遂謂暢遂也枚乘七發陶陽氣謂達陽氣也陶陶為暢達之意暢對鬱言之人意鬱則憂思暢則喜樂故毛傳云陶陶和樂貌廣雅釋言亦云陶喜也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

文釋

喬樅謹案毛傳戍守也韓詩訓為舍者舍有止居之義謂屯兵於此止而守之也

中谷

中谷有摧

韓詩曰摧芄蔚也

釋文

韓詩對曰摧益母也

陸璣草木疏

案陸璣草木疏云韓詩及三蒼說俱云摧益母也益母即芄

蔚別名廣雅釋草云益母芄蔚也是已

玉篇艸部萑摧芄蔚也詩曰中谷有摧

補

喬樞謹案此亦釋摧為芄蔚與釋文引韓詩說合是玉篇所

引據韓詩之訓也

憒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二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振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振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

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憒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憒其泣矣何嗟及矣

喬樞謹案憒毛詩作啜傳云啜泣貌釋名啜憒也心有念憒

然發此聲也是啜憒音義並同胡承珙曰何嗟及矣箋云及

與也泣者傷其君子存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詳玩箋

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

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自當在句首

傳寫者誤倒之

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  
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  
連為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之胡說是也

兔爰

有兔爰爰

韓詩傳曰爰爰發蹤之貌也

眾經音義二十三  
又華嚴經音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爰爰緩意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  
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撻也正義曰兔言  
緩則雉為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急一緩之物  
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胡承琪曰箋云聽縱與韓  
詩義同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

何傳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太平御覽資產部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卷八百三十一  
補

喬樅謹案說文罟覆車也从网包聲詩曰雉離于罟重文學  
云罟或從孚則罟乃罟之或體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罟又薛君曰張羅車上曰罟也

御覽

八百三十二

喬樅謹案尔疋釋器云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覆車  
也孫炎注覆車是兩轆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  
也郭璞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掩鳥古者掩雉兔

之網可以同用覆車之為製有兩轅中施罾以捕鳥即薛君所謂張羅車上者是也

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罾

釋文

大車

毳衣如麇

韓詩外傳曰麇異色之衣也

列子釋文下補

喬樅謹案毛詩毳衣如璊釋文云說文作璊云以毳為罽也

解此璊云玉頰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今攷說文

云璊以毳為縹色如藁故謂之璊藁禾之赤苗也从毛璊聲

詩曰毳衣如璊許所引詩据三家今文藁即藁字見集韻二

十三魂毛詩作璊說文引詩作璊皆璊之假借耳列子釋文

所引韓詩外傳疑是內傳之誤麇字蓋璊之異文首章毳衣如藁藁為草色二章毳衣如麇麇為麻色璊麇亦一聲之轉故韓詩釋麇為異色之衣也禾之赤苗者為璊麻之異色者為麇麇字从賈賈色不純也見高誘呂覽壹行篇注

謂余不信有如皎日

李善文選注十三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

寡婦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皦日傳云皦白也釋文云皦本又作皎馬

瑞辰曰皦皎皆當為曉之假借說文曉日之白也又曰皦光

景流貌从白放故日光之白亦得曰皦

邱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喬樅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舊本悉單為施惟韓詩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舊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食同一句法今本作施施者乃後人據韓詩改之

鄭風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曰蓆儲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及爾疋釋詁並訓蓆為大惟說文云蓆廣多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韓詩外傳二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又曰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

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  
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  
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周官保氏注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賈疏云御車在  
交道車旋應於舞節然則詩言兩驂如舞者謂其駢驂之安  
行皆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

又曰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  
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  
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  
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

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  
然而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  
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  
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  
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  
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  
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  
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喬樅謹案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並載此事揭席而起句  
荀子作越席新序作躡席疑外傳本作躡席躡乃躡之俗體  
因而譌為揭字耳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句荀子書之下有馭

字銜體新序作御體

叔在藪

韓詩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二

案毛詩釋文亦引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蓋即內傳之文

兩驂鴈行

韓詩曰兩驂鴈行群君曰兩驂左右駢驂文選二十曹直應詔詩注

清人

二矛重鵠

毛詩釋文喬韓詩作鵠

喬樅謹案毛詩重喬傳云累荷也箋云雉名所以縣毛羽也

鄭氏用韓義詳見魯詩遺說攷

河上乎消搖

韓詩內傳曰逍遙也文選南都賦注

案文選注本作外傳外乃內字之譌此逍遙也乃河上乎消

搖之訓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又文

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即本韓詩訓義

羔裘

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

韓詩曰侯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侯君也亦正釋詁同馬瑞辰曰左氏傳曰

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為君又為美猶

皇與烝為君又為美也亦正釋詁烝皇君也胡承珙曰洵直廣雅釋詁皇烝美也

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卽司直之直侯卽美士爲彥之美當從韓義爲允

韓詩外傳二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喬樞謹案恂毛詩作洵傳云洵均也訓與韓異叔于田詩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是讀洵爲恂以洵爲恂之假借說文恂信心也余疋釋詁詢信也亦假洵爲恂字溱與洵訏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偷毛詩作渝渝變也渝偷古相通用韓詩偷字義當亦從毛訓變謂見危授命至死不變也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韓詩外傳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

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鑽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喬樞謹案公正而好直句舊脫正字則父也句舊脫其字今並据御覽四百三十八所引補之

又外傳九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涿聚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

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下聞之必將敗紕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喬樞謹案涿聚本皆作鄧聚今据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校正

又曰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之者公也怨

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舊本脫去曰是非子之讎也以下十八字今据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之

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二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遽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又外傳九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聲名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喬樅謹案彼己之子毛詩皆作彼其新序節士義勇兩篇引

詩皆作彼己與韓文同毛詩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

作己讀聲相似胡承瑛曰古人於此等以聲為主聲同則字

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

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崧高之迈箋云聲如

彼己之皆然然其字亦必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  
子之己之水汾沮洳椒聊侯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己汾沮洳彼其  
之子美如英及此詩三章韓外傳引皆同是也若文選陸士  
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  
彥兮又謝元暉答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  
此毛詩皆韓詩之誤

東門之墀

韓詩傳曰墀猶坦也

華嚴經音義上

案毛詩釋文東門之墀音善依字當作墀是毛詩作墀也正  
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墀今定本作墀

喬樞謹案毛傳云墀除地町町者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

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軻之閭謂夷軻之里令平其地也是毛  
詩本假墀為墀字故義與韓同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  
墀之注云墀讀如同墀之墀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空墀  
猶言空坦也皆墀墀通假之證然則定本作墀蓋據韓詩改  
之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  
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九事類賦注二十七

喬樞謹案藝文類聚引靖字亦或作靜太平御覽引靖善也  
善亦或作樂樂蓋字之誤也毛詩有踐家室傳云踐淺也訓

與韓異攷禮記曲禮曰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云踐讀曰善正義曰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亦可訓為善矣

風雨

風雨淅淅

說文水部淅淅寒也詩曰風雨淅淅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風雨淅淅許所據詩與毛文異依三家之文也攷玉篇淅下亦引詩風雨淅淅又廣韵十四皆淅戶皆切風雨不止卽釋此詩風雨淅淅之文疑出於韓詩說

雞鳴嚶嚶

廣韵五肴詩云雞鳴嚶嚶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雞鳴嚶嚶傳云嚶嚶猶啾啾也是毛氏古文以嚶為嚶字之假借廣韵引詩蓋据韓家之文

子衿

子衿不詒音

韓詩曰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喬樅謹案詒毛詩作嗣傳云嗣習也箋云嗣續也訓義與韓不同胡承珙曰詒嗣音本相近尙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略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

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補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聊樂我魂

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辭君曰魂神也

文選二十八鮑昭東武吟注又

卷九曹大家東征賦注又十四鮑昭舞鶴賦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文同魂字毛詩作員釋文曰員本亦

作云鄭義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詞也臧鏞堂曰此魂字乃云

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非

喬樅謂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強同孝經援神契曰情者

魂之使此詩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而獨以縞衣綦巾者為

聊樂我魂其情深如此下章言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

神傷而樂則神怡故韓詩以魂為神其說殆未可厚非也

出其闔閭

玉篇門部闔城內重門也詩曰出其闔閭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闔曲城也鄭箋云闔謂國外曲城之中市

里也皆與此訓異知玉篇所引為韓詩之說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辭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

文選射雉賦注

喬樅謹案辭君訓青為靜蓋以青為清字之假借

玉篇面部醜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揚醜兮今作婉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二作青陽宛兮攷初學記七引外傳

清揚婉兮今本外傳二同並與詩攷不合玉篇引作清揚醜

兮集韵二十阮引詩同又魏文帝善哉行云有美一人婉如  
 青陽見藝文類聚四十一馬瑞辰以韓詩外傳青陽宛兮為  
 皆假借字玉篇集韵作碗為後人增益之字說文云婉順也  
 方言曰美目謂之順順與美同義  
 韓詩外傳上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  
 日有問顧子路曰出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  
 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  
 於夫子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  
 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  
 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喬樅謹案初學記十七引外傳文有閒作甚說又由來取束  
 帛以贈先生外傳本脫來取二字束帛下衍十四二字攷說  
 苑尊賢篇作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家語致思篇亦與初學記  
 同今據初學記引訂定又士不中間而見外傳本及初學記  
 並作士不中道相見字有譌誤攷御覽四百二引說苑作士  
 不中間而見注云中間謂介紹也今說苑本作士不中而見  
 無閒字家語作士不中間見無而字今據御覽所引說苑文  
 校正

溱洧

韓詩內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  
 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

太平

御覽八百八十六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俗至俱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菽文類聚四

溱與洧方洹洹兮釋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同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

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蘭蘭也當此

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方執蘭而被除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又史記鄭世家正義又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又御覽五十九又一百五十九

喬樅謹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十八引韓詩章句及一百五十九引韓詩並作渙渙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洹洹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

眾女方執蘭被除邪惡鄭國之俗二月上巳之辰于此兩水

之上招魂續魄被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太平

御覽卷三十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

魄秉執蘭草被除不祥宋書十五又初學記三十六

喬樅謹案釋文蘭韓詩云蓮也攷諸書所引韓詩皆作蘭蘭

也三月桃花水時蓮尚未華蘭蓮之訓當是釋陳風澤陂詩

有浦與蘭而陸氏誤入在此耳澤陂篇首章有蒲與荷三章

云有蒲菡萏皆指蓮言故二章蘭字韓詩亦訓為蓮也

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漢書溝洫志注韓鄂歲華紀麗一

韓詩云溱洧有二水三月上巳鄭國常於水上招魂續魄

行

五

韓詩遺說攷四

大

大義  
卷二

韓詩曰秉蘭水上輔廣叶韻攷異被除氛穢羅願尔正翼四

喬樅謹案宗懔荆楚歲時記引作被除歲穢黃朝英細素雜

記四引作被除氣穢

恂盱且樂

韓詩曰恂盱樂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洵訏傳云訏大也與韓義異據漢地理志

引詩亦作恂盱且樂是齊韓文同馬瑞辰曰說文恂信心也

恂為本字洵為假借字訏者盱之通假易豫六三盱豫釋文

引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是盱有樂義从韓詩訓樂為是

古人用字不嫌詞複恂盱且樂與詩恂美且都句正相似盱

又通作吁大戴禮四代篇子吁然其色少閒篇公吁然其色

王尚書曰吁皆喜貌是也

贈之以芍藥

韓詩曰芍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喬樅謹案范氏補傳七及史能之咸淳毘陵志引薛君注云

芍藥離草也陳啟源曰宋董氏因韓詩離草語遂疑芍藥是

江離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薜蘿一名江離

芍薺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床而香騷人取以為譬則士女

相贈容或有之本草注言未結根者為芍薺大葉似芹者為

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為薜蘿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芍藥之

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芍藥芍薺中山經云洞

庭之山艸多葢靡蕪勺藥芎藭夫靡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而山海經與勺藥並併董以勺藥為江離或非誤馬瑞辰曰案崔豹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正與韓詩以勺藥為離草合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義即本於韓詩以勺與約同聲故假借為結約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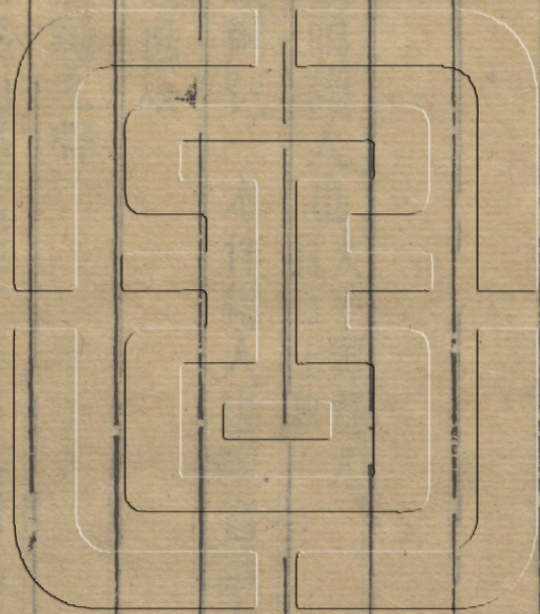
溲其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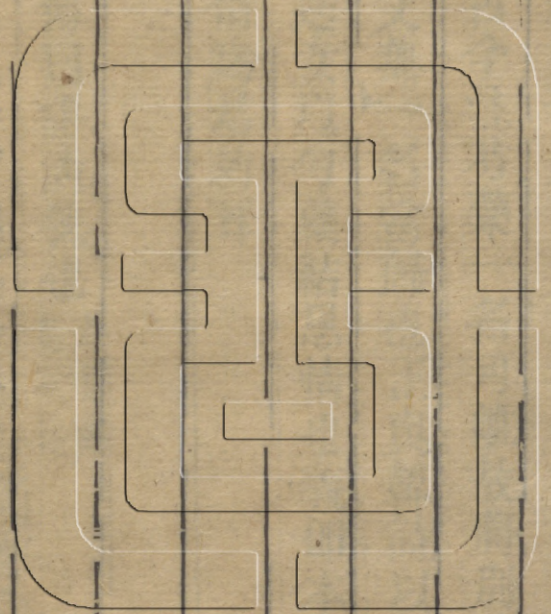
韓詩內傳曰溲清貌也

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瀏其清矣梁處素云按瀏溲通疑是此章今案莊子天地篇溲乎其清也釋文云李良由反清貌是讀溲音為瀏文選甘泉賦注引孟康曰瀏清也文賦注引字林

曰溲清流也廣雅釋詁云溲清也又此詩毛傳瀏深貌說文水部瀏流清貌詩曰瀏其清矣又云溲清深也則溲瀏音義並同內傳或譌作外傳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三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四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五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國風五

齊風

鷄鳴

韓詩曰鷄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喬樞謹案御覽一本作纔人也纔者讒之譌字玉海三十八

引作說人也誤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曰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辭君曰鷄遠鳴蠅聲相似也同上

喬樞謹案韓詩以鷄鳴為讒人則所謂鷄遠鳴與蠅聲相似

者謂讒人之言以似亂真也劉向列女傳載緹縈歌鷄鳴之詩又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皆以此詩爲無罪被讒之作與韓同義

媿

子之媿兮

韓詩曰媿好貌

釋文

喬樅謹案媿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見漢書地理志注毛詩訓還爲便捷之貌釋文云便捷本亦作便旋是毛義與韓詩相近馬瑞辰以毛傳假還爲還字說文趨疾也懷急也懷義亦與趨近又曰按還旋古通傳便捷當用釋文作便旋據下章子之茂兮子之昌兮茂昌皆爲好則還者媿之假借從韓詩

訓好爲是

並驅從兩肩兮

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

後漢書馬融傳

注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豮攷說文豮三歲豮肩相及者詩曰並驅從兩豮兮作豮者亦三家詩今文豮字從豮本爲大豮之名小豮疋曰豮之夫者謂之豮是也小疋釋獸曰麇絕有力豮韓詩毛傳並云獸三歲曰肩肩卽豮之消文高誘呂覽注亦曰獸三歲曰豮豮豮字同是凡獸之大者亦通稱曰豮也

遭我乎狺之間兮

皇清經學刊賣編

韓詩遺說攷五

二

韓詩傳曰遭遇也華嚴經音義二

揖我謂我媿兮

韓詩曰媿好貌釋文

喬樅謹案媿毛詩作僂傳云利也與韓異義王氏念孫曰詩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从韓詩作媿訓好義亦同馬瑞辰曰王說是也媿通作嬾玉篇媿好貌或作嬾又通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媿廣雅媿好也毛詩作僂者音近假借傳以利釋之方言說文並曰僂慧也慧者多便利與還為便捷義相近故箋以為報前言還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辭君曰詩人言所

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

文選秋胡詩注又十九神女賦注又二十七曹植美女篇注又

二十八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神女賦注韓詩曰東方之日無兮字引盛美

作美盛如作若又神女賦注引詩東方之日兮有兮字美女

篇注同引辭君章句作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毛

傳釋此詩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二章傳日月

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云日在東

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二章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

亦言不明箋說與傳異毛鄭義又均與韓詩不同馬瑞辰曰

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日出皎兮毛傳云喻



婦人有美白皙也宋玉神女賦其始出也耀乎若白日出  
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語本此詩韓說於義爲  
協

在我闔兮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闔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闔門內也與韓詩義同胡承琪曰西京賦  
重闔幽闔僻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闔東京賦入達九房達卽  
闔字漢人多作闔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  
闔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尔正曰小閨謂之闔所據  
當是古本毛訓門內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闔爲小  
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闔韓詩云門屏之間亦是謂門以

內也

南山

雄狐又又

玉篇又部又行遲貌詩云雄狐又又今作綏補

喬樅謹案又訓行遲貌此詩之本字作綏者古文同音通假  
字也玉篇艸部菱音綏胡菱香茱菱艾並同上廣韵六脂亦  
同是安又古通之證毛詩傳云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  
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皆無  
行遲之訓玉篇所載又字訓義蓋據韓說云今作綏者時人  
習見綏罕見又故改三家之文從毛作綏也

南山

橫由其畝

橫由一作從橫

韓詩曰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釋文

詩云從橫其畝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

眾經音義二又見六卷

韓詩說曰南北曰從東西曰廣

眾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衡從其畝與韓文異臧鏞堂曰東西曰廣

廣卽橫之譌此不然也眾經音義二釋從廣引小尔疋曰從

長廣橫也凡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此事之恆也又卷三引周

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橫也則縱廣卽

從橫廣輪猶橫從也東西曰廣非橫之譌字明矣馬瑞辰曰

衡卽橫也古由從二字同義說文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故通

用韓詩又作從橫其畝蓋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

娶妻如之何

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

眾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此句毛詩無傳釋文云取七喻反眾經音義曰娶

七句切取也引詩及傳云云段氏玉裁曰元應所據詩與陸

異疑是韓詩胡承珙曰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是

用三家詩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

不同皆三家字異耳

敝笱

其魚遺遺

韓詩曰遺遺言不能制也

釋文

喬樅謹案遺遺毛詩作唯唯傳云出入不制也義與韓同攷

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韵五旨遺魚盛貌皆本此詩韓詩遺  
遺卽遺遺之消毛詩唯唯又遺遺之假借鄭箋云唯唯行相  
隨順之貌玉篇之訓卽用鄭義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曰發旦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正義以爲夕時發行惠氏  
棟曰小宛詩明發不寐辯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焦氏易  
林云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義皆與韓詩合胡  
承琪曰毛傳亦是以發爲旦與韓同義自夕發至旦當本作  
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

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卽所  
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且耳正義皆  
未悟傳意

猗嗟

猗嗟顛兮

玉篇頁部詩云猗嗟顛兮顛眉目閒也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顛本亦作名攷毛詩猗嗟名兮傳云目  
上爲名玉篇所引是據韓詩故文與毛氏異鄭風野有蔓草  
詩清揚婉兮玉篇面部引韓詩云清揚婉兮皆毛用古文假  
借字韓詩用今文正字與此可互相證明也

舞則纂兮

韓詩曰舞則纂兮辭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文選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十七傳毅舞賦注引韓詩文同惟應上無則

字纂毛詩作選選纂以聲近通假柏舟詩不可選也後漢朱

穆傳注引絕交論作算字亦以聲近通假選之或為纂猶饌

之或為纂譌之或為纂也馬瑞辰曰按詩三章俱言射事則

舞亦射時之舞周官鄉大夫鄉射教五物五曰興舞又大射

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

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皇侃論語疏釋興舞云射容與舞趣

興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即興舞耳辭君言其舞

應雅樂即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

四矢變兮

韓詩曰變易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

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如箋所云是周官保氏五射所

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致

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

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詩訓變為易言每射四矢皆

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井儀者賈疏釋井儀云四矢貫侯

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參矢而發適在五

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然則

井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參連之四矢

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而要皆五射之事馬瑞辰以韓詩變

易之訓為失殆未攷耳

魏風

葛屨

纖纖女手可以縫裳

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

文選古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摻摻女手傳曰摻摻猶纖纖也此毛公以

今語喻古語古詩云纖纖擢素手本韓詩語也摻者纖之假

借纖者攢之訖訓說文云攢好手貌从手籤聲詩曰攢攢女

手文雖不同而義與韓詩適合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攢則

說文所引據魯詩之文也易林曰摻摻女手紡績善織是齊

詩文同毛作摻摻攢古通段氏玉裁謂俗改攢作摻殆未必

然纖義訓細頌人詩手如柔荑即纖纖之貌也

汾沮洳

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

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

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

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

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

不可失也嗛乎其廉不可劓也温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  
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初學記十五

喬樅謹案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謂樂即琴瑟  
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是也合於琴瑟則有章曲矣韓義  
亦與毛同謠古文作訇說文云訇徒歌从言肉聲徒歌則不  
必有章曲孫炎釋尔疋徒歌謂之謠云聲消搖也是已謠字  
又通作絲廣韻絲下引詩曰我歌且絲亦三家之異文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九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  
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  
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  
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岵

子子行役

韓詩曰年二十行役

毛詩北風正義

伐檀

坎坎伐檀兮

玉篇土部詩云坎坎伐檀斫木聲也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坎坎或作譏重文培云培亦與坎同攷魯

詩石經正作埴埴又伐木篇坎坎鼓我說文引詩作鞿鞿鼓我則作鞿者疑齊詩之異文毛傳云坎坎伐檀聲此云斫木聲也是玉篇所引為韓詩之訓義

漢書王吉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補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今據王吉疏亦以伐檀為刺不用賢王吉治韓詩者是韓毛義同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辭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

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馬

文選二十潘岳關中詩注又廿五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三十四曹植七

啟注三十七曹植求自試表注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素餐

韓詩外傳二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又曰晉文侯使李離為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

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者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  
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  
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自以為罪  
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為  
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君曰棄  
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  
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聞  
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  
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  
也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李離為理本作為大理據御覽二

百三十一引無大字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  
是祿字今從之又臣之罪當死舊脫臣字誤重一罪字今刪  
補亡國疑是忘國之譌

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  
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補

魚豢曰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  
內無尸素之刺三國魏志注引補

喬樅謹案三國志華歆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曰隗禧字子牙  
京兆人也魚豢嘗從問詩禧說齊魯韓毛四家義不復執文  
有如諷誦今觀魚豢說伐檀詩云云與曹子建語合是豢亦



習韓詩也

河水清且淪猗

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釋文

喬樞謹案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李善注引僻君韓詩章句

作從流而風曰淪從流即順流也馬瑞辰曰廣雅釋詁倫順

也韓詩訓淪為順流而風正與倫義近順流則波恆小亦與

尔雅小波為淪義舍釋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理亦

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為善

碩鼠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

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

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

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

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

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

釜甌妻戴紆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

爰得我所

又曰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

人羣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

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

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喬縱謹案外傳一本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盧氏文昭云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耳又新序節士篇亦重適彼樂郊句更可證矣又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外傳本脫去一鼓字人字今據新序補之去不善而從善舊脫去而從二字衍一兮字今亦據新序改正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二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曰淪而食之者何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梁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賊盜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

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  
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唐風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辭君章句曰聿辭也三字見文選江賦注

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文選廿一張景陽咏史詩注又見出二沈休文鍾山詩注廿八

陸士衡長歌行注三十沈休文學省愁賦詩注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注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四十七袁宏三國

名臣序贊注

喬樅謹案詩箋云是時農功畢是歲莫為歲晚之候今據辭君章句以歲莫言君之年歲已晚其義與毛詩異

職思其憂

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山有樞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二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

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

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性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

日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喬樅謹案弊性事情本皆作然事情趙懷玉校本從說苑政  
理篇改之勞力教詔說苑力作煩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勞手  
足煩教詔與外傳文微異

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摟摟亦曳也

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据韓家之文毛詩作婁乃摟之古文  
假借字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詩外傳引詩皆作婁卽顧  
氏所云或本蓋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椒聊

彼已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二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賤  
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

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  
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  
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  
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  
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綢繆

見此邈覲

韓詩曰邈覲不固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鄭風邈邁相遇毛傳云不期而會曰邈邁此詩見  
此邈迨毛傳云邈迨解說之貌韓詩釋邈覲又云不固之貌

陳啟源疑此邂逅與鄭詩有別胡承珙曰邂逅但為會合之意淮南俶真訓孰肯解構人閒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毛傳云解說之貌即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書閻后紀曰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遣會與韓詩不固義近

鴉羽

肅肅鴉羽集于苞相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

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欺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反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鴉羽集于苞相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外傳悠悠倉天今外傳本誤蒼非禮

記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皆以倉為蒼字

父母何嘗

韓詩外傳三詩曰父母何嘗

有杖之杜

逝肯適我

韓詩曰逝及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逝作噬傳云噬逮也與韓文異而義同毛傳於邶詩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為逮訓逮為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噬字即逝之假

借

生於道周

韓詩曰周右也

釋文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釋文載韓詩云周右也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此誤也道周與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詩訓周為右非道周直作右字馬瑞辰曰右周古音同部周即右之假借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禱也壽从弓聲弓从又聲右从又亦聲皆與周通用毛傳訓周為曲據蒹葭詩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即屈曲也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矣

采芘

荷亦無信

韓詩曰苟且也

眾經音義二

喬樅謹案毛傳苟誠也箋云苟且也此鄭用韓義改毛也段玉裁謂毛傳以苟即果之雙聲假借馬瑞辰曰說文苟艸也訓誠又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也苟假雙聲苟與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為姑之假借此詩苟字當从箋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

秦風

車麟

寺人之伶

韓詩曰伶使伶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令令伶蓋古今字說文伶弄也使伶也與韓詩義同廣雅令伶也玉篇伶使也亦本韓詩又毛傳訓寺人為內小臣攷周禮天官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內監掌內外之通令諸侯之官寺人兼掌內外使令不必天子之備官故傳以內小臣言之猶文王世子之內監是也毛詩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馬瑞辰據燕禮小臣戒與者疏言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言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令是諸侯小臣兼大僕實掌君出入之

教令經作寺人者即侍人之消非謂周官寺人之官也喬樅謂馬說非是案燕禮云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注云內小臣奄人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是諸侯本有內小臣之官小臣師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末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又大射儀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南面北上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又云小臣正贊祖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是諸侯小臣之官有小臣正又有小臣師大射禮以小臣正當大僕之事小臣師佐之燕則禮輕以小臣師一人相君燕飲而已小臣之與內小臣判然各別如是馬乃以傳之內小臣為即小臣之官誤矣至寺侍音近義本相通鄭君周官

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是已侍者取其親近侍御之義故大僕小臣皆得稱侍從而侍人則奄官名也豈可為僕御侍從之臣通稱乎詩寺人作侍自是寺之古文寺乃其假借字耳  
小戎

文茵暢轂

玉篇艸部茵蓐詩曰文茵暢轂文茵虎蓐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此引詩以文茵為虎蓐是據

韓家訓義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缺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



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  
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鬥心智惠者不  
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  
以盡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儂駟孔羣

韓詩曰駟馬不著甲曰儂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儂駟四介馬也箋云儂淺也謂以薄金爲介  
之札介甲也義與韓異胡承珙曰韓說與管子參患篇甲不  
堅密與儂者同實將徒人與儂者同實二儂字相近然清人  
明言駟介成二年左傳鞍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

之常此詩方言兵車之備豈反以不介爲詞韓義似不如毛  
馬瑞辰曰按韓說是也管子參患篇注云儂謂無甲單衣者  
又云儂單也人雖眾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按人無甲謂  
之儂馬無甲亦謂之儂其義正同成二年左傳不介馬而馳  
之正詩儂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儂駟不介馬也後人譌爲  
四介馬也箋遂以儂淺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蹉馬義與  
無甲曰儂正同蹉卽儂音之轉儂又通儂考工記鮑人則是  
以博爲儂也注引鄭司農云儂讀爲翦元謂翦者如儂淺之  
儂馬融尚書寅淺納日注淺滅也儂義同翦訓滅故得爲駟  
馬不披甲之稱喬樞謂馬之申明韓說其義是已然以毛傳  
儂駟四介馬也爲不介馬之譌則說近牽強毛傳師承既異

訓義不能無殊必欲強比之使同則失漢人治經之師法矣  
此詩小戎伐收傳訓伐為淺故箋於伐駟即用伐淺為義謂  
以薄金為甲之札古之戰馬皆著甲以金為札金厚則重故  
云伐謂以薄為善也韓則訓伐為單謂馬不著甲以示其驍  
勇猶鄭詩之美大叔于田言其袒裼暴虎也

蒙敵有苑

玉篇盾部敵盾也詩田蒙敵有苑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也苑文貌釋文伐  
如字本或作敵音同玉篇引詩敵作敵苑作苑與毛氏字異  
是據韓詩之文商頌長發武王載旆說文引詩作載坡小雅  
六月白旆央央釋文本作白旆繼旒曰旆左傳云禕旆是也

旆與棧古今字殊是古文棧坡通用可證小戎詩蒙伐韓詩  
作敵皆古今字之異也又玉篇重文敵下云同敵此為唐上  
元末孫強增加之字非顧氏舊本玉篇凡五百四十二部舊  
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  
孫氏上元本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宋陳  
彭年輩之所廣益也

再寢再興

曹植應詔詩駢驂倦路再寢再興

補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於駢驂句引韓詩曰兩驂雁行於再  
寢句引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攷毛詩載寢載興不作  
再字子建用韓詩故文與毛異李善引毛詩亦作再乃順子

建本詩之文耳

蒹葭

宛在水中詩

韓詩曰宛在水中詩辭君曰大渚曰詩

文選廿六潘安仁河陽縣詩注

喬樅謹案詩毛詩作汜傳云小渚曰汜與韓義異沈清瑞韓

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詩李善注引韓

詩章句大渚曰詩以證之俗本改詩中詩字作時改注中所

引作汜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褰裳順蘭汜注引

潘安仁詩歸雁映蘭詩汜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詩也詩

既作詩則注亦作詩矣若仍作汜字是與毛詩同李善何不

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於板詩之中郭璞注水岐成

詩詩小渚也音汜卽此學者罕見詩字但知據今改古竝及

潘詩王氏詩攷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詩字矣

胡承琪曰沈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詩卽汜尔正釋文亦

云汜本作詩然果詩汜同字則辭君所引亦尔正文不應大

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攷說文詩水暫溢且止未減也此義

雖不見他書要可識詩非是汜字辭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

迥異歟

終南

顏如渥酒其君也哉

韓詩曰酒緒也

釋文

案外傳作渥緒與毛詩釋文所引異

韓詩外傳二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喬樞謹案毛詩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與韓詩文異馬瑞辰曰按邶風赫如渥赭箋云赭丹也此詩釋文引韓作汭云汭赭也汭與赭音義同是知此詩毛本作渥赭故韓詩得通作汭箋云顏色如厚漬之丹亦以丹釋經赭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則陸所見經本已誤

有杞有棠

白帖五

案王伯申云白帖所引殆韓詩也伯申經義述聞辨毛詩有紀有堂紀與杞通堂與棠通與上文條梅為一例其說至確今以白帖證之乃知三家詩今文固作有杞有棠也

黃鳥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肝腸補喬樞謹案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與子建詩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語合仲遠用魯詩子建用韓詩是此篇詩

魯韓說同

曹植魏文帝誄追慕三良甘心同穴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補

彼蒼者天

曹植卞太后誅痛莫酷斯彼蒼者天

補

晨風

鷓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封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

唐請使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

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鷓彼晨風鬱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

我者也

喬樅謹案鷓毛詩作鷓宋綿初云廣韻鷓鳥飛快也鷓字書

音聿疾飛貌木華海賦鷓如驚鳧之失侶字異而音義並同

鬱或亦作宛周禮鄭氏注引詩曰宛彼北林宛音鬱與鬱字

通史記倉公傳寒濕氣宛卽氣鬱也

喬樅又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今本外傳脫去据文選五十

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外傳有此語太平御覽七百

七十九引同今爲補之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儻

吳越春秋二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

子同儻補

喬樅謹案儻毛詩作仇長君用韓詩故文與毛氏異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

見舅氏如母存焉後漢書馬援傳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氏詩敘同云念母之不見者時穆姬已卒不可復見故繼之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詩二章曰悠悠我思卽所謂念母之不見也毛詩序曰渭陽念母也詩皆言送舅之事因見舅而念母思慕深極言不盡意故序主念母言之正義以爲思念母之不見舅歸則詞義淺近且與下文語意不貫矣其說非是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通典五十五傳曰周夏屋而商門

喬樅謹案盧氏文弼云通典於殷商屋句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亦當是韓詩傳也今攷此詩夏屋毛傳云夏大也屋字無訓箋云屋具也正義據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引王肅述毛以夏屋爲大屋鄭意以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皆說飲食之事義與毛異楊升庵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邊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何氏古義則厯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楊子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幷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卽爲大屋楊說雖辯然不敢信胡承瑛曰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常語不煩詁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然鄭箋大具之訓似與經文更合喬樅攷太平御覽一百八居

處部引崔凱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殷商古並通用殷屋即商屋也是商屋夏屋為殷周宮室之異制後人因以為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竊意殷屋之名取義於中中正也商從冏章省聲章亦正也尔正釋山由上正章是其義已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竿也然則殷屋即重屋四夏即四阿夏者厦字之假借以其正中為室四面有雷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為重屋古人宮室中為大門左右為塾塾皆有堂室攷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塾前後正中之處說詳余夾室攷故曰商門周人夏屋皆為重簷亦四面有雷損益殷制而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為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為南北簷皆以近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者大門也大門之為夏門猶高門之為皋門正門之為應門也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其稱名之意亦取義於大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四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六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國風六

陳風

東門之枌

穀旦于嗟

毛詩釋文差韓詩作嗟

喬樞謹案毛詩穀旦于嗟釋文且鄭音且本亦作且王七也

反苟且也

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

七何反沈

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據此是毛

義與韓詩異

冊本差作嗟從韓詩則且作且當亦從韓詩



也馬瑞辰曰嗟說文作𡵗云嗟也又云于於也象氣之舒  
于又訃字註一曰訃善嗟又通作𡵗余正嗟咨嗟也玉篇𡵗  
憂歎也古吁與訃多消作于嗟與善多消作差易大畜之嗟  
荀本作差是也此詩于差卽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箋讀  
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鄭注雩吁  
嗟求雨之祭也又鄭志答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  
呼嗟之歌呼嗟猶吁嗟也古者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  
陳風好巫故曰穀且于嗟且爲句中助詞穀且吁嗟猶言善  
吁嗟也下章穀且于逝亦當訓爲吁嗟逝嗟古通用嗟音近  
舒史記陳筮卽  
戰國之田茶釋名嗚舒也說文嗚字注引孔子曰嗚吁呼  
也于逝猶吁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復邁

玉篇才部復數也詩曰越以復邁補

喬樅謹案復毛詩作𡵗玉篇引詩與毛氏字異是據韓詩之  
異文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韓詩外傳二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書矣子  
夏對曰書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  
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  
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  
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

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  
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  
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  
然藏又非難也耶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  
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案毛詩釋文樂飢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  
樂字逸詩本又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  
疒下寮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壽祺謂鄭箋作療飢  
療卽療或字是鄭從韓詩沈氏說未諦文選王元長策秀才  
文療飢不期於鼎食注引詩可以療飢療與療音義同庾信  
小園賦亦作療飢

喬樞謹案療飢毛傳作樂飢樂者療之消借療者療之或體  
也療從疒樂者臧鏞堂以爲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是也詳  
見魯詩遺說攷趙懷玉校語云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  
傳略說孔叢子論書篇皆作讀書其作詩者疑爲後人妄改  
今據二書以復其舊又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十字本皆  
脫佚今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九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  
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  
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

粥甕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墓門

歌以諱止

韓詩曰訊諫也

釋文

喬樅謹案訊當作諱詳見魯詩遺說攷諫舊作諫誤毛居正云說文諫數諫也從言從東七賜反又案列女傳八引詩歌以訊止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諱止皆不作之字詩此章歌以訊止與上文有鴉萃止以二止字相應為語辭猶上章斧以

斯之國人知之以二之字相應為語詞也今本止作之乃因形近而譌耳

防有鵲巢

誰侑予媿

韓詩曰媿美也

釋文

喬樅謹案媿毛詩作美美媿古以聲同通假說文媿順也順亦與美義近馬瑞辰曰說文媿女好也是美之字正作媿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媿蓋古文媿从微省微尾古通用故媿又借作媿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邛有旨鷄

玉篇艸部鷄小草有雜色似綬詩曰邛有旨鷄

補

喬樅謹案鷦毛詩作鷦字不從艸此古文之假借韓詩用今  
文故作鷦字說文艸部引詩作鷦亦據三家之文玉篇重文  
鷦下云同鷦卽據說文所引詩字增入也

心焉惕惕

郭璞尔疋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也

案尔疋釋訓惕惕愛也郭注引韓詩云以證惕之言愛其義  
與毛傳異

喬樅謹案毛敘云防有鷦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  
懼焉傳訓惕惕云猶忉忉也則毛以惕惕亦爲憂讒之意集  
傳因韓詩有說人語遂據此疑爲男女之詞胡承珙曰案韓  
詩以爲說人者蓋因子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  
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  
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澤陂

有蒲與蘭

韓詩曰蘭蓮也

釋文

喬樅謹案此條陸氏入溱洧篇今訂正之釋文云與蘭毛古  
顏反蘭也鄭改作蓮練田反夫渠實也鄭箋蓋據韓詩爲說  
蘭字得訓爲蓮者蘭卽蘭也蘭从闌聲蓮从連聲闌連古以  
同聲通用伐檀詩河水清且漣猗尔疋作瀾說文水部瀾或  
从連作漣是其證已蘭本訓蘭又以聲近假借爲蓮字蘭與  
蓮皆澤中之香草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媿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媿薛君曰媿重頤也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

案說文女部媿下引詩同從韓詩也毛字作儼釋文云本又

作曠魚檢反矜莊貌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媿美也正釋韓詩媿字淮南修務訓云

顰輔搖高誘注曰顰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云顰輔

在頰則好高誘注曰顰輔者頰也皆與韓詩媿字義近

是重頤亦為貌美好胡承珙曰毛詩釋文儼本又作曠案曠

字當作媿玉篇媿女好貌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釋文

一本所作即此字無疑傳寫誤為曠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

作媿宋本釋文有誤作媿者是也

寤寐無為展轉伏枕

李善文選注韓詩曰寤寐無為展轉伏枕

卷二十九張茂先雜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輾轉伏枕釋文云輾本又作展今据文選注

引韓詩正作展字

檜風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惓兮

漢書王吉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

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惓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

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喬樅謹案王吉治韓詩此所引詩說即韓詩內傳之說也毛

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與韓詩說合偈偈皆當為揭之假借白帖十一引此詩正作匪車揭兮說文揭去也去與疾驅義相近故韓於伯兮詩訓偈為疾驅貌毛傳於此詩亦言其偈偈疾驅也又案師古漢書集注云慙古怛字攷說文心部無慙字怛下云慙也重文悬下云怛或从心在旦下慙亦傷也與毛傳訓怛為傷合馬瑞辰曰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傷也慙驚也竝丁割切是慙乃怛之同音假借字嚴可均曰慙與惛同魯峻碑中心惛惛正用此詩今案怛與惛一聲之轉惛亦怛之假借李陵答蘇武書祇令人增惛惛惛惛惛惛也

韓詩外傳二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案詩攷載韓詩中心慙兮慙古怛字今本外傳作怛誤揭毛詩作偈訓為疾驅也

曹風

韓詩內傳曰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成陽縣

風俗通山澤篇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漢

書地理志略同今據風俗通引韓詩內傳云云則知鄭君曹風譜卽本三家詩說也

蜉蝣

采采衣服

韓詩曰采采衣服辟君曰采采盛貌也

文選鸚鵡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采采眾多也眾多卽盛貌與韓詩義同沈清瑞曰詩攷以韓詩此條入大東篇改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

候人

彼己之子三百赤紱

後漢書李賢注赤紱大夫之服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

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東平憲王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已作其紱作芾文與此異章懷太子所引蓋据韓詩也

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詩刺彼己李賢注詩曰彼己

之子不稱其服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鄧暉傳言暉理韓詩光武令暉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皇太子者東海恭王彊也時明帝尙未立爲

太子本紀第言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

子師事桓榮學通尙書而不言其習何詩然據永平三年詔

有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之說則知明帝所習亦當爲韓詩矣

曹植求自試表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

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文選卷三十七補

不濡其囁

玉篇口部囁喙也詩曰不濡其囁補

喬樞謹案玉篇又云囁亦作咄今毛詩作咄字則囁乃韓詩

之異文

蒼兮蔚兮

玉篇艸部蒼草盛貌詩曰蒼兮蔚兮補

喬樞謹案蒼蔚毛傳訓為雲與貌玉篇此訓與毛詩義異是

據韓家之說又攷說文女部云媿女黑色也詩曰蒼兮蔚兮

文義又與毛韓異蓋齊魯詩之異字異義也

鳴鳩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曹植上疏曰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魏志本傳補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詩外傳二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

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

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則劫之

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

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略同惟靜退下有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二句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二玉不作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又外傳九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

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

嘅我寤歎

玉篇口部詩云嘅我寤歎補

喬樅謹案毛詩愾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聲攷王逸楚詞九歎章句引詩作慨我寤歎李善文選注廿三廿六兩引毛詩亦作慨字玉篇心部慨太息也愾字訓同是慨愾音近義通作慨者魯詩之文作嘅者又韓詩之異字也

豳風

七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皇清經解

韓詩遺說攷六

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三月之時可豫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

喬樅謹案毛傳云于耜始修耒耜也與韓詩說合于當讀如

為與定之方中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兩于字皆讀如為同

古聲于與為通于猶為也鄭君士冠禮注于猶為也又為即聘禮注于讀曰為是其證已

修也禮記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即詩言

于耜之事幽地晚寒故三之日始修耒耜韓毛皆以修釋經

于字正讀于如為正義謂于字訓於言於是始修耒耜其義

非是又案夏小正曰農緯厥耒緯耒亦修束之義與于耜同

意

蠶月挑桑

玉篇手部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本亦作條今毛詩作條桑然則作挑者

乃韓詩之異文也條桑毛傳無訓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

也即韓義申毛

七月鳴鵙

曹植貪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博勞也

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為仁養陰為殘賊伯勞蓋賊

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補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以黍離為伯封作與太平御覽四

百六十九及八百四十二引韓詩合是其驗也蔡邕月令章

句曰鵙伯勞伯勞伯趙應時而鳴為陰候也蔡邕用魯詩亦

與曹植所引詩說合是魯韓義同

七月在宇

韓詩曰宇屋雷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字屋邊也又云檮屋邊聯也栝楣也楣秦名

屋檮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栝又云雷屋水流也鄭注士喪

禮云宇栝也劉熙釋名云栝或謂之檮雷流也水從屋上流

下也雷亦為潘左氏傳曰三進及潘雷即屋栝之溜水處然

則宇也雷也檐也栝也異名而同實

塞向墜戶

韓詩曰向北向窻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向北出牖也與韓詩訓合說文亦云向北出

牖也从山从口詩曰塞向墜戶从口者象中有戶牖之形直

曰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是口為象形也攷士虞禮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明堂

位達鄉注云鄉牖屬鄉即向之假借牖說文云穿壁以木為

交窗也窗古文作囟說文囟下云在墻曰牖在屋曰囟重文

窗或从宀窻字乃窗之俗體耳

六月食鬱及藿

邢昺尔疋釋草疏韭生山中者名藿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藿

案說文引詩同作藿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經皆

引食鬱及藿為韓詩訓以尔疋藿山韭

喬樅謹案韓詩藿山韭之說見於尔疋邢疏胡承珙以為此

蓋邢昺見藿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

此說說文於藿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鐵山韭也可見許所據尔疋本不作藿不得合韓詩尔疋為一此不然也山海經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注引璪曰韭尔疋云霍山亦多之霍當為藿字之譌璪即引尔疋之藿山韭也邢疏多襲舊注以詩之藿即山韭自是舍人樊光等舊義尔疋說多據魯詩疑魯詩亦作食藿與韓詩同若以說文藿注不及山韭為疑則尔疋蕡牛脣即汾沮洳之言采其蕡而說文蕡下亦但云水鳥不及牛脣若以說文山韭名鐵與藿異字為疑則說文薺茨藜引詩曰牆有薺今毛詩尔疋皆作茨文亦不必盡同也胡說近泥

書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一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韓詩說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為伏陰

初學記七

喬樅謹案左氏昭四年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禦其災又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與此詩言納冰開冰事正同日一之日二之日日在北陸之時也鑿冰沖沖者取冰之事也納于凌陰

者藏冰之處也曰四之日其早即西陸朝觀之候獻羔祭非即獻羔啟冰之禮也冰者寒氣之所凝聚鑿冰亦所以散固陰沍寒深山窮谷之氣故能調四氣之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而人不天札否則凝聚不洩結而為伏陰矣故先王重祭寒之禮著斬冰之令非獨藏以備暑已也韓說於義尤精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

高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詩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為窠以麻紮之懸著樹枝幽州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笈雀詩曰肇允彼桃蟲今鷓鴣是也又引說苑曰鷓鴣巢於葦之苕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是則鴟鴞與桃蟲為一鳥矣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鷓鴣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補

喬樅謹案据此檄文知孔璋用韓詩說也

徹彼桑杜

韓詩曰桑杜桑根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徹彼桑土釋文云音杜注同桑土桑根也韓

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蔽桑皮也音同攷趙岐孟子章句云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正以桑杜爲桑根之皮徹者撤之假借撤猶剝也故毛傳卽以剝字釋徹耳

予手拮据

韓詩曰口足爲事曰拮据

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云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此用韓詩之義又云据戟据也此用毛傳語毛傳拮据據也段氏玉裁曰字本作戟俗加手旁非是左氏哀公二十五年傳云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是也說文云据戟持也謂有所操作曲其肘如戟而持之也胡承珙曰据音與曰同說文曰义于也玉篇兩手捧物曰曰然則戟据者謂屈兩肘如戟形以捧物也

予所蓄租

韓詩曰租積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畜租釋文云畜勅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畜者蓄之假借祖者租之假借租卽菹字省文也何氏古義曰說文菹茅菹也禮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周禮音義菹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窠中以爲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胡承珙曰毛傳以爲訓租爲疑薦字之誤篆文爲作爲薦作薦字形相近毛傳訓租爲薦者猶說文之且訓薦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

所以為薦藉義亦相近

東山

熠燿宵行

陳思王螢火論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

喬樅謹案毛傳熠燿燐螢火也說文去燐鬼火也兵死及牛

馬之血為燐博物志云戰鬪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為燐

著地及草本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著體有光拂拭即分散

無數又細吒聲如響豆靜坐良久尋滅玉篇燐鬼火也亦作

燐此詩言周公東征之事故韓詩說以熠燿宵行為鬼火也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

韓詩曰鶴鳴于垤婦歎于室辟君曰鶴水鳥巢處知風穴處

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

文選廿九張華情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鶴本又作翟攷說文雀部翟小爵也从

雀叫聲詩曰翟鳴于垤段氏注云翟今字作鶴小爵二字誤

當作翟雀也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鶴鶴雀也亦可證莊

子作觀雀喬樅謂翟字與小字形迥別無因致誤小字蓋水

之譌據韓詩章句以鶴為水鳥是其確證說文即本韓詩為

說鄭箋云鶴水鳥也玉篇雀部云雀水鳥今作鶴皆用韓詩

章句語

烝在蓼薪

韓詩曰蓼薪眾薪也

案詩攷載釋文引韓詩眾薪也作聚薪蓼與蓼同見玉篇艸

部

喬樅謹案毛詩作烝在栗薪文與韓異鄭箋云栗析也古者  
 聲栗裂同也段氏詩經小學曰韓詩烝在蓼薪廣韵蓼同蓼  
 莪之蓼毛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毛意以此二句為比內而  
 心苦外而事苦正如眾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  
 薪之意鄭以瓜苦為比析薪為賦非詩意矣馬瑞辰曰栗蓼  
 一聲之轉蓼當讀如予又集于蓼之蓼蓼辛苦之菜也毛傳  
 蓋以栗為蓼之假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蓼之上猶我之心苦  
 而事又苦也韓詩訓蓼薪為聚薪亦非詩義喬樅謂聚本作  
 眾眾薪者承烝字言之毛傳云烝眾也韓詩義當亦同眾義  
 兼瓜與薪而言薪眾則在薪者非一瓜而瓜苦之眾亦可見

矣故云眾薪明其所繫者之非一瓜也

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辟君韓詩章句曰縞帶也文選思元賦注

喬樅謹案辟君訓縞為帶者亦足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縞  
 縞綏也孫炎注云禕帨巾也馬瑞辰曰說文禕蔽帨也市禕  
 也从巾象連帶之形方言云蔽帨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  
 釋名亦云婦人蔽帨齊人謂之巨巾巨巾蓋對佩巾為巾之  
 小者言也佩巾名帨蔽帨有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為帨詩無  
 感我帨兮當指縞言之此詩結縞謂結其蔽帨之帶故韓詩  
 章句云縞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縞綏也綏亦繫也士  
 昏禮施衿結帨衿衿古通用說文衿衣系也漢書揚雄傳衿



芟茄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帨帶亦謂之衿是知施衿卽詩帶以結其帨也馬說良黽士昏禮母戒女施衿設帨後漢書馬融傳曰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注云離與縵古字通則縵之爲帨審矣禕之爲物所以蔽前以其象巾之形故謂之帨以其象帶之綏故謂之縵耳縵與縞通玉篇衣部云縞衣帶也爾雅釋文縵本或作縵初學記十六文選李善注六十白帖十七引詩並作親結其縵

韓詩外傳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縵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又缺我錡

韓詩曰錡木屬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錡與韓詩以錡爲木屬

錡爲鑿屬者互異馬瑞辰曰說文錡鉏錡也錡或从吾作錡

廣韻鉏錡不相當也鉏錡二字疊韻蓋器之有齒參差不齊

能相錯磨者猶齒不相值曰齟齬蓋卽今之鋸也管子曰一

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錡一軻則鋸與斧鑿錡

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器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

屬疑木屬為芟屬之誤說文芟兩刃雷也方言雷宋魏之間  
謂之鐸芟鐸古今字今案說文又曰槩芟雷也从木入象形  
目聲芟从木竹象形宋魏曰芟也或从金亏作鈔魯商瞿字  
子木亦當為芟之誤或省借作木耳喬樅謂說文錡下云江  
淮之間謂釜曰錡毛詩召南傳云釜有足曰錡郭璞方言注  
云錡三腳釜也釜之有足者名錡鐸之有齒者亦名錡然則  
則錡之為物蓋如雷而有三齒與芟之有兩刃者相似故韓  
詩以為芟屬而說文以鉏鉏為訓也今世所用鉏猶有三齒  
五齒者蓋即是物而馬以錡為今之鋸其說非是

又缺我鉢

韓詩曰鉢鑿屬也

案說文木部椽一曰鑿首也疑卽鉢之異文

喬樅謹案說文有椽無鉢段氏注云許所據詩或字从木作  
椽鑿首之訓卽用韓詩說鑿首謂鑿柄也馬瑞辰曰廣雅云  
椽柎也柎與附同附亦柄也管子以鉢與鑿並言猶樞為鉏  
柄而鹽鐵論鉏耨棘樞亦以樞與鉏並言也蓋鑿首謂之鉢  
其柄別為一器亦謂之椽猶戈矛之柄曰矜而杖亦曰矜也  
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未詳何據喬樅謂說文訓椽為  
鑿首蓋指鑿柄之端而言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鐃後其刃進  
矛戟者前其鐃注云後刃敬也三兵鐃鐃雖在下猶為首也

銳底曰鐃取其鐃地平底曰鐃取其鐃地也說文云鐃柎下  
銅鐃也鐃柎下銅也段氏注鐃地者可入地鐃地者著地而

已然則銖為鑿首以金為之故字亦從金又案毛傳以銖為木屬者胡承珙曰銖亦雷類蓋起土之物釋名雷插也掘地取土也故大雅揀之隔隔箋云揀揀也說文揀引取土也揀與銖皆从求得聲所以取土者謂之銖因而取土亦謂之揀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賈疏云耜或解為雷或解為銖銖雷亦不殊司馬法之一耜或即管子之一銖皆銖雷之類歟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二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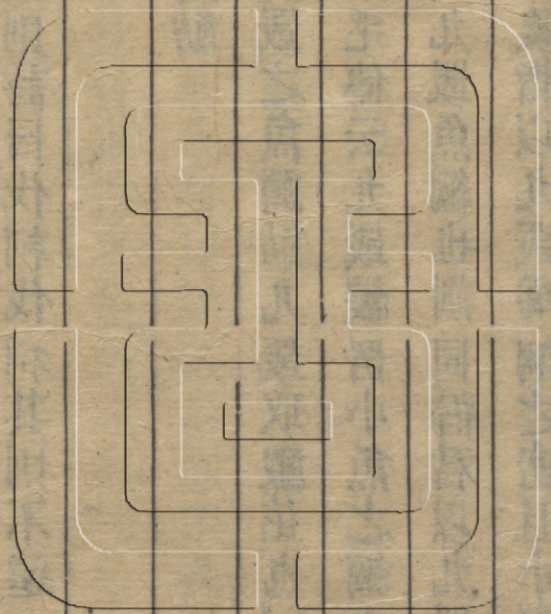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鰕芑也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傳云九罭纒罟小魚之網也與尔疋釋器纒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訓同僻君以九罭為取鰕芑雖與毛傳說異而要皆以九罭為網之密且小者纒罟即孟子所謂數罟趙岐注云數罟密網也是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五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六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七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小雅三

鹿鳴

承筐是將

薛君章句曰承受也

文選廿六盧湛  
贈劉琨詩注

喬樞謹案毛傳承猶奉也奉受義亦相成說文云承奉也受也此兼採毛韓之訓左氏成十六年傳使行人執榼承飲注承奉也又襄二十五年傳承飲而進獻注承飲奉飲此皆與毛傳訓同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注承猶受也國策齊策而晚承魏之樊注承受也此皆與韓詩訓同又易歸妹女

承筐无實虞翻注云自下受上曰承則詩之承筐從韓詩訓受於義為長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補

又永平九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補

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補  
視民不佻

玉篇人部詩云視民不佻佻偷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佻字作挑傳云偷也張平子東京賦作示民不偷平子用魯詩者玉篇所引是據韓詩之文

食野之芩

玉篇艸部芩黃芩也詩曰食野之芩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芩草也不言是黃芩玉篇蓋據韓詩之說四牡

周道威夷

韓詩曰周道威夷辟君曰威夷險也文選十潘岳西征賦注又廿金谷集詩注廿一

秋胡詩注五十六陸倕石闕銘注同

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文選十一孫綽天台賦注

案文選二十七顏延年北使洛詩注引誤作倭遲又卷十八稽康琴賦注引作倭夷

喬樅謹案釋文云韓詩作倭夷倭字疑涉上文毛詩而誤毛

傳云倭遲歷遠之貌馬瑞辰曰廣雅賦陔險也義本韓詩威夷猶言銀鏗說文廣雅並云銀鏗不平也不平故為險險阻者必邪曲天台賦既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夷承九折言正狀其邪曲也說文透字注云透迤衰去之貌音義與威夷竝相近邪曲則必紆遠故義又轉為長文選謝元暉詩威紆距遙句李善注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胡行行路正威遲李注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字雖異而音義並相近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倭通作威猶委虎通作威夷也爾雅威夷長脊而泥即說文委虎之有角者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地理志注引詩周道郁夷倭郁二字雙聲故亦通用

不遑啟處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啟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七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

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宜  
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詩攷

韓詩外傳七趙王使人於楚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  
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  
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  
推移不可記也使若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  
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  
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莘莘征夫每  
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喬樅謹案說文及國語晉語並引作莘莘與詩攷引韓詩同  
今本外傳引詩作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則在大雅蒸民矣今  
本誤也茲從詩攷訂正

原隰捋矣

玉篇手部詩曰原隰捋矣捋聚也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捋本亦作哀今毛詩字作哀則捋乃韓  
詩之異文也

夫移

韓詩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

呂氏讀詩記十七

夫移之華萼不焯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同上

藝文類聚八十九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失道夫移之

華萼不焯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案藝文類聚引詩直作夫移此必韓詩也呂氏讀詩記引韓詩序夫移燕兄弟也云云當即據歐陽率更所引今本藝文類聚不言韓詩序蓋文脫耳

喬樅謹案韓詩序與毛氏同夫移毛詩作常棣萼不焯焯毛詩作鄂不韡韡傳云常棣移此據釋文或作本鄂猶鄂鄂然言外發

也韡韡光明也是常棣一名移即夫移也棣有赤白二種說文以棣為白棣則移為赤棣矣鄂即萼之假借毛傳言鄂鄂然外發者取鄂布之意鄭箋云承華者曰鄂則是以鄂為花萼用韓詩為說焯焯亦光明之貌萼不焯焯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說文云韡韡盛貌盛義與光明相成焯焯蓋韡韡之假借范氏補傳云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閔之也

賓爾籩豆飲酒之醕

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醕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醕文選六魏

都賦張載注

韓詩內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席者謂之禮跪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醕初學記十四

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宴文選一班固東

都賦注

喬樅謹案賓毛詩作儻醕毛詩作飫傳云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者謂之飫段氏玉裁曰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履升堂謂之



飲毛謂飲乃饅之假借非國語之飲也故足之曰脫履升堂  
 謂之飲即韓之跣而上坐謂之宴也宴醜是一事言宴而醜  
 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飲別國語之飲以脫履升坐說爾雅  
 之私此毛義也馬瑞辰曰飲私與立飲當是二義周語王公  
 立飲則有房蒸親戚宴享則有殺蒸此立飲之禮大於燕者  
 也飲說文作饌云饌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饌又云醜宴私飲  
 也此用韓詩字醜又通作醜廣韻醜能者飲不能者止也此  
 飲私之飲與燕異名同實也立飲以立為禮飲燕則坐立飲  
 不脫履而升堂飲私則跣飲私當以韓詩作醜為正字角弓  
 詩如食宜饅毛傳饅飽也據廣韻飲飽厭也彼饅即飲之假  
 借此詩又假飲為饅韓詩亦分立飲及飲私為二義其所云

不脫履而即席者謂之禮與毛傳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飲合  
 此立飲之禮也又曰跣而升堂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  
 之饅此飲私之義以飲飽為度者也毛傳既曰飲私也又曰  
 不脫履升堂謂之飲蓋廣異義不去一曰者消文耳段知飲  
 私非即立飲而以毛傳不脫履升堂不為衍字其說未確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誠下  
 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補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韓詩曰耽樂之甚者也釋文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耽湛皆堪字之假借說文堪樂也堪

又作妣爾雅釋詁妣樂也華嚴經音義上云聲類媿作妣一切經音義四媿古文妣同是也耽字本義說文訓為耳大垂湛字本義說文訓為沒皆以音同假借為媿樂字據韓詩云樂之甚也則從甚作媿者為正妣字乃其或體耳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伐木

韓詩序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

其事故以為文

文選廿二謝混遊西池詩注

韓詩曰饑者歌食勞者歌事

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七十三

喬樅謹案詩攷載文選注引伐木廢云云以為韓詩序攷文選注二十二引但云韓詩然據文選十六閒居賦注引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足證伐木廢云云亦為詩序也此詩毛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傳於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云興也今據韓詩言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則是韓以伐木為賦與毛傳以伐木為興者義異箋云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鄭君以此章為遠本文王少時求友之事蓋據韓詩為說

相彼鳥矣

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

文選廿顏延年曲水詩注又十三鸚鵡賦注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韓詩外傳九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  
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  
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  
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  
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  
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  
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  
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  
齒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  
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

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

三國志曹植疏下思伐木友生之義補

民之失德乾餼以愆

馮衍杯銘樂則思舊燕則思權民之失德乾餼以愆補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

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

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

定人之甚固也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天保下報上也鄒忠允據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云定天保依天寶自洛汭遷於伊汭云云遂疑此詩爲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卽用其說胡承珙曰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不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詩前三章皆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韓詩外傳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慎微篇作天祿定爾此乃轉寫字譌何氏列爲異文誤矣

無不爾或承

韓詩章句曰承受也

文選盧  
諶詩注

喬樅謹案承毛傳無訓鄭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鄭意是以承訓繼據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繼也此詩毛義當同與韓詩訓承爲受說異馬瑞辰曰承者引也引者伸也導也坊記承子以授壻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卽引也此總上如月之恆四句而言四如字皆以形容福之久長且盛無不惟爾是引猶弟三章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亦總如出如阜之句而言不專以以莫不增承如川之方至也箋以承爲松柏之青青相承失之喬樅謂馬以無不爾或承句總上如月之恆四者其說是已然訓承爲引轉引之訓爲伸取義迂曲不如從韓詩訓受

為善假樂詩言受福無疆桑扈詩言受福不那此詩承上章  
貽爾多福言之以四者頌美其多福故言無不爾或承儀禮  
少牢饋食禮曰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意亦猶是也

采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章句曰依依盛貌

文選潘安仁金

谷集作詩注又廿七謝元暉休沐重還道中詩注

韓詩曰昔始也

釋文

喬樞謹案昔字訓始又訓為終廣雅釋詁云昔始也義本韓  
詩老子昔之得一者王注亦訓昔為始呂覽任地孟夏之昔  
注云昔終也此如爾雅以落訓死又訓始以相反而為義也

依依毛詩無傳馬瑞辰曰據車壘詩依彼平林傳云依木茂  
貌則依依亦當訓盛與韓詩同依殷古同聲依依猶殷殷亦

盛也

出車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七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  
也客謂賈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  
不誦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  
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  
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  
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

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

曹植陳選舉疏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

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補

杅杜

檀車綏綏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檀車幘幘釋文云幘尺善反又勅丹反敝貌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綏音同陳氏稽古篇曰案說文幘車敝貌昌善切綏偏緩也尺善切二字音同然則偏緩者正車敝之狀與廣雅綏綏緩也注綏字因淺治淺二切義同而音異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𦉳𦉳音同恐誤段氏玉裁曰按說文古本當是幘巾弊貌故從巾詩以爲車弊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弊也從巾單今本乃巾譌車殊失陸意馬瑞辰曰說文訓綏爲偏緩義卽本韓詩又

云緝帶緩也緝緝緩古音義同物倣則緩義正相通

南有嘉魚

嘉賓式宴以衍

玉篇行部衍樂也詩曰嘉賓式宴以衍

補

喬樅謹案宴毛詩作燕此所引出韓詩也

蓼蕭

和鸞雍雍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

鳴則和應

禮記經解注

皆所以為行節也

荀子正論注

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

讀詩記十八

案鸞和皆以金為鈴

見周禮大馭注于寶同

大戴禮保

傅篇在衡為鸞

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

鑣曰鸞許氏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

殷周或異續漢輿服志注載白虎通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

鸞設衡者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

鄭注周禮大馭及玉藻皆同此說毛詩秦風駟鐵輶車鸞鑣

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周禮疏謂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

在衡然蓼蕭之和鸞雖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

易之者正義謂以駟鐵已明之從可知也商頌之八鸞鶴鶴

亦乘車也箋又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正義謂以經無正文

且殷周或異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橫木也

見漢書李廣傳注引服虔

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見攷工記注

衡者轅前橫木縛軛

者也見莊子馬蹄釋文衡下有兩軛以又馬頸見左傳襄十四左氏

桓二年正義曰案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

容惟兩服馬耳案此見攷工記輿人注賈疏云以駮馬別有軛高引車故衡惟容服也詩辭每

言入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入鸞乎

以此知鸞必在鑣正義此辨甚明說文第十四上金部鑿解

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入鑿鈴象鑿鳥之聲和則敬也許氏異

義亦引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兩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

衡也續漢輿服志注引許慎曰云云然尙存兩疑於說文則不言出異義今以文義定之

定為鸞在鑣矣若和之所設諸家皆云在軾惟韓詩云在軾

前軾前則近衡矣服虔杜預解左氏傳錫鸞和鈴以為鸞在

鑣則和在衡服虔說見史記禮書集解正義謂鸞即在鑣則和在衡此

兼用韓毛之說也鑣者爾雅釋器曰鑣謂之鑣郭注馬勒旁

鐵說文鑣馬銜也憤馬纏鑣扇汗也釋名鑣苞也所以在旁

苞斂其口也衛風碩人毛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

飾是鑣與扇汗為二釋文一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

用象身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駢者緹扇

汗鑣之飾可見者如此

湛露

愔愔夜飲

韓詩曰愔愔夜飲辭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厭厭夜飲傳云安也釋文引韓詩作愔愔與

文選注合又文選卷十八琴賦注引亦同三倉云愔愔性和



也聲類云悒和靜貌也毛詩秦風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悒悒良人此魯詩與毛氏異文也說文厭安也後心厭聲詩曰  
 厭厭夜飲段氏注云湛露毛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  
 引韓詩作悒悒按悒字見左傳祈招之詩蓋悒卽厭之或體  
 厭乃悒之假借馬瑞辰曰魏都賦悒悒醞燕正本韓詩厭悒  
 二字雙聲故通用厭厭猶作悒悒猶載芟詩厭厭其苗卽稭  
 稭之通借也廣韻稭稭苗美也義本毛傳段玉裁謂悒卽厭  
 之或體則非也集韻稭稭苗齊等也本鄭箋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韓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章句曰離離長貌初學記

喬樅謹案毛傳離離垂也垂與長義相成實長則垂故其貌

離離然也

綦綦者莪

韓詩曰綦綦者莪辟君曰綦綦盛貌也文選東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菁菁集韻一先云津草貌薄薄者莪李舟

說馬瑞辰曰菁莪以聲近而轉綦津古雙聲字故通用據說

文菁韭華也綦草盛貌薄草貌則訓盛貌當以綦爲正字毛

詩作菁菁集韻引作薄薄皆假借字也喬樅謂周南桃夭詩

其葉綦綦毛傳云綦綦至盛貌訓義與韓詩合衛風淇奧綠

竹菁菁則以菁爲青之假借此詩菁菁者莪則又以菁爲綦

之假借王逸楚詞招魂注云綦綦積聚之貌積聚亦與盛義

同

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  
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畫有劔戟名曰  
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史記三王世家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元大也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  
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鈞鈞股行曲直有正也寅進  
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陣之前行其制之同異  
未聞傳箋訓義與韓詩章句略同而韓詩所言其制較詳韓  
言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者據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  
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

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是冒突先啟正所謂薄  
人故鄭君亦用韓詩義以為先前啟突敵陣之前行也左傳  
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師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  
屬焉大前驅即所謂元戎啟乘車與大乘倅車皆為所屬則  
是以啟行為前驅陣名元戎又居啟行之先與韓詩及鄭箋  
以啟行為突啟敵陣者義異或本之魯齊詩說歟

采芑

有瑄葱衡

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身蟻珠以納其閒

周官

玉府注

喬樅謹案周禮玉府注引詩傳賈疏謂是韓詩唐時韓詩尚

存語爲可信又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葱紵下有雙璜蓋三家詩傳說並同也大戴禮保傅篇云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身玳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蔡邕月令章句云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衡身蠙珠以納其閒是皆以衡璜衡身爲佩玉之大名其中又有琚瑀雜貫之較韓詩所言尤詳陳氏稽古篇曰毛詩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衡身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琚瑀則納於眾玉與珩之閒玉藻疏所言亦略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之詳也玉府疏云注引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以組懸於衡之兩頭

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衡身使前後觸身故曰衡身案毛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衡身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衰係衡之兩頭組末係於璜蠙蚌也蚌珠故曰蠙珠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閒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

振旅嘽嘽

玉篇口部嘽盛聲也詩曰振旅嘽嘽

補

喬樅謹案玉篇門部又引詩曰振旅闐闐闐闐盛貌或作寘闐闐與毛詩文同此顧氏兼載毛韓異字也餘詳魯詩遺說

攷

方叔元老

韓詩曰元辰也玉篇上一部

喬樅謹案毛傳訓元為夫大與長同義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故韓詩以元為長後漢書章帝紀云為國元老李賢注

曰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即據韓詩為解也

克壯其猷

玉篇士部壯大也詩曰克壯其猷補

喬樅謹案毛詩猷作猶三家今文皆作猷字蔡邕胡公碑云

方叔克壯其猷其明證也玉篇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

如霆如霆

廣韻六脂霆雷也出韓詩

喬樅謹案廣雅霆雷也當即本韓詩馬瑞辰曰疑毛詩如霆

如雷韓詩或作如霆如霆

車攻

東有圃草駕言行狩

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後漢書馬融傳注辭君曰圃博也有博

大茂草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馬融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

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以鄭為易傳胡承珙曰此箋乃申傳

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祇訓甫為大文選注後漢書注

並引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蓋圃

甫古字通薛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

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圃田以申成傳義

意以鄭之圃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也水經注謂圃田澤多麻黃草並引述征記以為甫草之證則鑿矣

韓內傳曰春日畋夏日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旃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

武簡兵也

太平御覽八  
百三十一

喬樅謹案蒐苗獮狩之法具載周禮而經說各不同爾雅曰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日田夏日蒐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傳曰春日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闕夏田之名禮記疏引何休云春秋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君云四時皆田

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如鄭所言夏

殷皆以時田獵周田因二代之制也今據韓詩說與爾雅及

三傳又異蓋所聞異詞各守其師說耳春謂之田者春秋正

義引白虎通云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搜者章

昭國語注云搜擇也鄭注周禮夏田謂擇取不孕者是也秋

謂之獮者爾雅釋詁去獮殺也說文作獵云秋田也或作祿

宗廟之田也杜預左傳注云以殺為名順秋氣也冬謂之狩

者李巡爾雅注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天子抗大綏以下皆

言冬狩之事旃門者旃門也周禮大司馬曰中冬遂以狩田

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

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

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板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又穀梁昭八年傳曰蒐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韓詩所言簡兵習武講道是其事矣

四牡奕奕

群君章句曰奕奕盛貌文選廿三謝惠連秋懷詩注

喬樅謹案奕奕毛詩傳箋皆無訓釋正義以為四牡之馬奕

奕然閑習也韓以諸侯皆來會故以盛言之說文云騶騶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牡騶騶行疾而徐亦閑習之貌馬瑞辰曰騶與奕古聲近蓋即此詩奕奕之異文

決拾既攸

玉篇手部詩曰決拾既攸拾所以引弦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拾遂也此云拾所以引弦蓋用韓詩說

助我舉擘

玉篇手部詩曰助我舉擘擘積也補

喬樅謹案擘毛詩作柴是古文之假借魯詩作𦉳是今文之

正字玉篇所引据韓詩異文擘與𦉳亦通假字也

展也大成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展也大成則所望矣補

吉日

駮駮駮駮或羣或友

韓詩曰駮駮俟俟或羣或友後漢書馬融傳注薛君章句曰趨曰駮

行曰俟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據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駮駮

則後漢書注引韓詩當作駮駮駮駮今本作俟俟者誤毛詩

儻儻俟俟傳去趨則儻儻行則俟俟與韓詩文異而義同馬

瑞辰曰說文儻行貌駮馬行侂侂也駮與俟音義同說文俟

字注又引詩曰侂侂俟俟蓋韓詩作駮駮者假借字作駮駮

者正字毛詩作儻儻者正字作俟俟者假借字也廣雅儻儻

行也駮駮走也蓋兼取毛韓詩儻駮二字雙聲故通用廣雅

又曰侂侂眾也此釋魯頌以車侂侂釋文云字林作駮亦通

用喬樅謂儻儻乃駮駮之假借馬以毛詩作儻儻者為正字

韓詩作駮駮者為假借其說非是玉篇馬部云駮駮字同駮

駮走貌楚詞招魂逐人駮駮些王逸注云駮駮走貌也言其

走捷疾西束賦曰羣獸駮駮廣韻云駮駮獸行貌當從韓詩

為正

且以酌醴

薛君曰醴甜而不涉也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酒正三曰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

將如今恬酒矣呂覽重己篇其為飲食醴醴也高誘注云醴

者以麴與黍相體不以鞠也濁而甜耳釋名釋飲食曰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常爲穆生設醴注云醴甘酒也蓋醴謂酒之不泚者酒正五齊自醴以上尤濁其用之祭祀必以茅泚之然後可酌故司尊彝曰醴齊縮酌包泛齊而言也自益以下差清但以清酒泚之而不用茅故司尊彝曰盎齊況酌該緹齊沈齊而言也醴又入於六飲者以其甜於餘齊且不泚之故與漿醕爲類耳

皇清經解續編 卷千百五十六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